

从“失语”到“发声”：曹顺庆开发“中国式比较文学”的贡献

From “Voice Lost” to “Voice Aired”: Cao Shunqi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tter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黄维樑 (Huang Weiliang)

内容摘要：四川大学曹顺庆的博士论文“中西比较诗学”在1988年出版，是他比较文学研究之路的第一块里程碑。升任教授之后，他在1995年发表论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1996年发表论文“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两者有标志性意义。西方强势文化影响下，中国学者患了“失语症”；曹顺庆慨叹之余，呼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主张从事跨中西异质文化研究、中西对话，以及呈现中国特色。2008年他发表“变异学”论文；其中英文专著《南橘北枳》和*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同于2014年出版，认为比较文学研究在“求同”之外，对其存在之“异”与交流之“变”，应有充分的关注。由曹顺庆主编、历时22年、集合众多学者之力撰写完成的《中外文论史》于2012年出版，凡260万字；此书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内容富赡、彰显中国文论价值；它与曹顺庆的“中国学派”和“变异学”论著，都是其学术之路的重要里程碑。2022年他发表关于“文明史”和“文明互鉴”的论文，进一步阐释其学说，也是“为时而著”的文章。曹顺庆1990年代已建立学术地位，以后国内外各种学术职位与荣誉不断增加，与众多培养出来的博士生合成庞大的学术实力，师生的学术成果持续涌现，影响越来越大，形成的学术“企业”式运作非常壮观。他和其他中华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共同努力，使中国文论在国际发出“雏凤之声”。曹顺庆为“中国式比较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失语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曹顺庆

作者简介：黄维樑，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级荣誉学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1976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教授；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系、中国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佛光大学文学系、澳门大学中文系、美国玛卡莱斯特学院英文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客座副教授、客席教授或客席讲座教授。著有《中国诗学纵横论》《香港文学初探》《壮丽：余光中论》《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大师风雅》《突然，一朵莲

花》《大湾区敲打乐》《文学家之径》等三十余种，以及中英文论文多篇。历任中国香港作家协会主席、中国香港作家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顾问等，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与文学理论。

Title: From “Voice Lost” to “Voice Aired”: Cao Shunqing’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atter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bstract: Cao Shunqing published his *Comparative Poetics: China and the West*, which was based on his Ph. D. dissertation, in 1988 and began striding on his academic road in the 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fter promotion to full-professorship at his Alma Mater Sichuan University, he has continuously produced monographs and articles of the subject. Two articles appeared in mid-1990s: one lamented the Chinese “loss of voice”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ge, and one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latter essay, Cao argues tha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cultural phenomena of “difference” and “variation,” besides finding out “commonness” of cultur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2014, Cao published his book in English entitled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same year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his book in Chinese, with the same theme. These are milestones on Cao’s academic road. Another one, *A History of Literary Theory: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et up in 2012, signifies a 4-volume gigantic work prepared in 22 years, written by dozens of scholars and chief-edited by Cao Shunqing. His works have received resonances and supports; and have initiated follow-up researches. Because of his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a great number of honorary professorships and titles have bestowed on him. He has attracted numerous budding talents to study under his guidance and has so far “produced” over two hundred Ph. D. graduates. Cao’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reer could be likened to an academic enterprise, a rare and magnificent phenomenon. In 2022, Cao further benefitted his readers with two essays, one concerning history of world civilizations, and the other about the idea of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They are additional explications of his “Chinese School” and “variation theory” concepts as well as resonances to the call of times. Cao Shunqing, his students and his colleagues in other parts of China, over the decades, have worked hard and put out remarkable academic results in the arena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have thus let their voices air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though only voices of the young “phoenix.” On his part, Cao has contributed brilliantly to wha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ined as “The Chinese Patter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Keywords: Aphasi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School; Cao Shunqing

Author: Huang Weiliang, BA (First Class Honors), Chinese Departmen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h. D. in Literature,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Since 1976, he has been Lecturer, Senior Lecturer, and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thirty books, including *Studies in Chinese Poetic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nese Poetics*, *A Preliminary Inquiry into Hong Kong Literature*, *Sublimity: A Treatise on Yu Guangzhong*, *Wenxin Diaolong: System and Application*, *A Study of Three Contemporary Literary Masters*, *Suddenly, a Lotus Flower*, *The Great Bay Area Percussion*, and *The Literati's Path*, as well as many essay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He has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Writers' Association, Vice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Writers' Federation, and Advisor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Wenxin Diaolong* (Email: wlvongsz@163.com).

一、选定研究方向·建立学术地位

笔者与曹顺庆交往，至今近四十年。通过不同的方式，我一直有关注他的学术活动、阅读他的学术论著。读他的书，第一本是《中西比较诗学》；此书在1988年出版，我当年读的是博论稿本，后来经过修订才正式出版的。最近看他的年表，知道在博论完成之前，已发表过“略论孔子的美学思想”（1978）、“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风骨与崇高”（1981）、“意境说与典型论”（1981）、“文心雕龙的灵感论”（1981）、“迷狂说与妙悟说”（1982）、“物感说与摹仿说”（1984）等论文。从论文的题目和内容看来，曹顺庆的学术之路的起点，方向明确，就是比较诗学研究¹。刚刚提到的单篇论文和博论，都先后得到蒋孔阳、王运熙、王水照、季羨林、杨周翰等学术名家的好评；其导师杨明照对他的鼓励 and 爱护，当然更不在话下。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灵感论”，甚至引起科学家钱学森的注意和重视，把它推荐给刘奎林；刘氏正在研究灵感学，看了论文后认为很受启发。

曹顺庆在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在四川大学读研和教学，1987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获破格升任四川大学副教授，三年后又一次顺利地获破格晋升为正教授（为当时四川大学最年轻的教授），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两次获破格晋升，自然是由于他学术上有成就、有突破。曹顺庆选定了比较诗学研究之路，就恒久行走，路越走越宽，里程碑一块一块竖立起来。

继1980年代之后，1990年代是曹顺庆学术的重要年代，其学术地位于焉建立。在此年代，他先后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四川

1 本文所说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包括“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诗学”基本上与“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简称“文论”）同义；“文学理论”有时与“文艺理论”混用。“比较文学”一词往往被理解为“比较文学研究”，甚至就是“比较文学研究”。

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后来成为会长，后来又膺任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或讲学，时间有长有短，学问因此有进境，视野更广阔；他出版专著《比较文学史》（1991），发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1995，下简称“中国学派”）和“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1996，下简称“失语症”）。两篇论文构思于1994年，是他美国访学后深有感触、敏于建言的重要作品。

二、因积弱而失语·吁图强以建派

面对深受西方强势文化影响的中国，曹顺庆慨叹积弱而有“失语症”之作，呼吁图强而有“中国学派”之篇。“失语症”开门见山指出：

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自“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以来，中国传统文论就基本上被遗弃了，只在少数学者的案头作为“秦砖汉瓦”来研究，而参与现代文学大厦建构的，是五光十色的西方文论，建国后，我们又一头扑在俄苏文论的怀中，自新时期（1980年代）以来，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纷纷涌入，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几乎令饥不择食的中国当代文坛“消化不良”。¹

我国文论界慨叹国人失语、失声，已有季羨林、黄维樑、孙津等学者；现在曹顺庆引述众说，跟着疾首大呼，喊出患了失语症的民族之痛。他认为失语症是一种严重的文化病态，对此病的诊断，他认为这是中西文化剧烈冲撞的结果；此病表现在民族心态的失衡上，这包括偏激心态的泛滥，并引生出对中华文化的大破坏。²他进而呼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之路——

首先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然后结合当代文学实践，融汇汲收西方文论以及东方各民族文论之精华，才可能重新铸造出一套有自己血脉气韵，而又富有当代气息的有效的话语系统。³

三、“中国学派”的名与实

《中国学派》是关于比较文学“话语系统”建构的一篇宣言。此文先解说“中国学派”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这二大比较文学“学派”的不同，这样指出：

1 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5（1996）：50-58。

2 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5（1996）：50-58。

3 参见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5（1996）：50-58。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那么，中国学派可以说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详后论证）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由“流传学”（誉輿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的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类比”、“综合”及“跨学科”汇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¹

关于“跨文化研究”，后来曹顺庆特别补充说明：它指的是“跨中西异质文化”。

“中国学派”一词及其意涵，首先在中国台湾比较文学界提出来，倡议者包括李达三（John Deeney）、古添洪、陈慧桦。曹顺庆肯定其观点，对此斟酌损益，加上自己的创见，建构成一个颇为宏大的研究体系。

近代中国，各方面都衰弱；论文化，很多中华知识分子唯西方马首是瞻。西方知识分子则多昧于中国文化，甚或藐视之；比较文学的所谓“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其研究者几乎不把中国放在视野之内；他们“比较”的，基本上都只是欧美各国之间的文学、文化。曹顺庆所拟定的“中国学派”研究架构，其中有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即在比较文学研究中，中国与西方都是研究对象；还有跨文化的“阐发法”，意谓中华学者可用（或者说继续用）西方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表示我们仍然尊重、仍然会应用西方的理论。曹顺庆更提倡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意谓我们在世界学术舞台上，要显现中华民族文学文化上的特色，要占有一席位。不过，曹顺庆没有唯我中国独尊之意：这架构还包括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以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由以上种种观之，这个“中国学派”是学术文化中一个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泱泱大学派。

这里敞开一笔。以上所述诸法中“模子”一词或需要解释。“模子”本意为浇注用模型或压制粉末用的模型，本来不是如意象、象征之类的文学学术语。“模子”一词见于叶维廉的一些比较文学论著，但读者似乎没见过叶氏对此词的解释；曹顺庆“中国学派”一文引用叶维廉此词，似乎也没有对它加以解释。

1 参见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1（2009）：125-134。

叶维廉在其“东西方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提到他的英文论文“The Chinese Poem: A Different Mode of Representation”，上文下理一加透视，乃知道“模子”就是英文的mode。叶文又提到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的“美国印第安人的一个宇宙的模子”，我们一查，乃知沃尔夫此文名为“An American Indian model of the universe”（1956）；从以上的追踪和比对，我们知道叶氏神秘兮兮的“模子”，原来就是mode（模式）或model（模型）。现代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喜用mode一词，其《批评的解剖》（*Anatomy of Criticism*, 1957）一书，首篇长文即名为“Historical Criticism: Theory of Modes”。韦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 1942）也用，此书有一章即题为“The Nature and Modes of Narrative Fiction”。曹顺庆的“中国学派”没有直接解释“模子”一词，但在相关议论中，他可能把“模子”当作“模式”来解读。

“中国学派”的理论内涵与名称，我充分认同。曹顺庆1995年提出这名称时，我却有相当的保留。我认为在这个架构下，国人努力研究，做出可观的、令世界比较文学界瞩目的成绩，然后由国外专家把“中国学派”的嘉名冠予我们，这样比自封要好。1995年至今将近三十年，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耀眼呈现，现在应是时候冠名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外国同行用“中国学派”的称谓。若有，当然甚善；如果还没有，我们可考虑“自封”了。2021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理论响亮地、自信地发出；在世界比较文学的舞台上，“中国学派”或“中国式比较文学”应可名正言顺登场了。

四、为“中国学派”的建设而努力

“中国学派”努力的方向，包括呈现中国的特色、发出中国的声音，一扫“失语”的颓风；中国学术界成绩虽然显著，但“发声”之事极不易为。因为西方文化仍然是强势文化，而文化的输出不比贸易商品的输出那样具体、那样“硬实力”、那样货到即用。不管如何，我国学术界一直希望中国文论在世界舞台“发声”，笔者就是其中一人。以下试略述我“知其难为而为之”的一些经历。

笔者年轻时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主修中文，副修英文；后来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读博，分别在东亚系、英文系和古典系（Department of Classics）修习课程，获得的博士学位由东亚系颁授，实际上得的可说是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我治文学，往往带着比较的眼光；关怀广阔了，认识到中国的文学理论，在西方文论界几乎没有地位可言。要为中国文论发声，要向西方推介中国文论，我认为国人应先择其最优者、最堪称经典者、在传播上最容易获得接受者，它应该就是《文心雕龙》。这本文论经典的“体大思精”久为人认识和称颂，我进一步发扬其理论的恒久性、普遍性价值；更强调其实用

性，说明可用它来实际批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1983年我在中国台北的一个国际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发表英文论文比较《文心雕龙》和新批评学派（The New Criticism）的“结构”（structure）理论。此后持续发表关于此书的中英文论文，论述它理论的“三性”；至2016年我完成一篇长文的中英文两个版本，一是“‘情采通变’：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¹；一是“Hati-Colt: 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²。这个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我思维多年、酝酿多年，经过初建（2006）、重建，并几经修订才定稿。

我不厌其详写下拙作中英论文的题目及其出版资料，一个目的是说明我这样做，无形中暗合了曹顺庆“中国学派”一文所述架构中“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这条支柱。要为中国文论发声，这样的理论“整合与建构”是必须的，因为这样做表示中国文论可以有体系（其实向来都有），从而破除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论和哲学只有直观、只有零散观点的迷思；更表示中西文论可以互通、可以包容、可以综合成一个“大同诗学”（common poetics），表示这正是泱泱大国的文化气度。“中国学派”一文提到刘若愚的文论体系，曹顺庆本人在他处也有对架构文论体系的建议。是的，“中国学派”的观点值得肯定；而为了达到“建派”的目的，我们都需要努力。

五、输出可解、可用、可珍的中国文论

顺便说说如何“择优择善”地推介。新世纪美国有学者编世界文学理论文选，请一华裔学者推荐中国文论篇章，该学者推荐了《文心雕龙》的《风骨》篇；编者认为它不宜入选，该学者只得另推。这里我要以“风骨”为例说说推介之道、推销之道。推荐有中国特色的文论，这前提肯定是对的，“风骨”确有中国特色——施友忠翻译《文心雕龙》，对如何翻译“风骨”一词，踟蹰多时，最后只能用“the wind and the bone”了事。曹顺庆曾在其论文中把“风骨”和朗杰纳斯的“崇高”（the sublime）相提并论，这确实可以；《风骨》篇的“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风格，正是形象鲜明的“崇高”。

然而《风骨》却是一篇有大瑕疵的书写，历来龙学者解来解去，解除不掉对《风骨》篇的困惑。曹顺庆的一位高足谭佳博士，探寻百年来对《风骨》篇“风骨”的解释，发现种种歧异解读竟然高达六十种。我曾在开研讨会时笑称《风骨》篇可能是刘勰几分酒醉时急就的初稿（其实刘勰饮酒不饮酒，我从来没有考证过）。如此错杂难解之文，《风骨》篇不应受到重视、

1 参见黄维樑：“‘情采通变’：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外文化与文论》4（2016）：45-90。

2 参见 Wong Waileung, “Hati-Colt: A Chinese-oriented Literary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1 (2016): 30-42.

珍惜；我们取其中的“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之句就够了。曹顺庆在文章（或访谈记录）中引述过我的笑谈，我想他一定认为这笑谈不无严肃之处。

说了一堆话，我的主旨是什么？主旨是：连我们中国人都破解不了的文论密码、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理论、我们拆除不了的文字障，就不要输出了。我们要输出的应该是可解的、可用的、可珍的文论，这样才能让外国的受众理解和接受，才有希望成为受众文化记忆的新成分。《文心雕龙》这部中国经典，当然是我国文论输出的优先考虑；但输出它时，千万不要凸出“风骨”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如果输出它，在传扬中国文论上一定有反效果。

六、“川军”在长征路上竖立里程碑

1990年代曹顺庆建立其学术地位，论著继续不断发表，校内外的学术行政职务越来越多，又到境内外各地讲学，四方学子仰慕其名者络绎来到成都四川大学，立雪“曹”门。他和川大文新学院年轻的教师，和硕士生、博士生，组成的比较文学研究团队，阵容日趋强大，在“中国学派”所述架构下，师生分工合作，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¹到了20世纪末年，川大的比较文学已成为一支学术劲旅。

1999年夏天，我有幸参加曹顺庆主持的一个盛大比较文学会议，会议场地是成都的“京川宾馆”，出席者国内各地学者都有，还有外国专家。北京几所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素享令名，如今川大与会的学者“人强马壮”，我对顺庆兄笑曰：“这次会议，可视为京军与川军的对垒？”根据曹顺庆年表，是年8月，在四川大学主持“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有15个国家260余名比较文学学者与会，雷马克（Henry H. Remak）、佛克玛（Douwe Fokkema）、谢佛莱尔（Yves Chevrel）等众多名家出席，会议获得成功，其中雷马克是唯一一次到中国。

在大将的领导下，川军在比较文学的长征路上，竖起一块块里程碑。川军男丁已强大，1999年更开始招收比较文学专业的女博士生，有了首批“曹”门女将。21世纪来临，是曹顺庆学术新年代的开始，或独自著作，或与门生合作，单篇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都以比较文学为题材，获得转载者甚多；查看其年表，就知道这些论著得到多少表彰、多少奖项。教职方面，曹顺庆获得“长江特聘教授”、“文科杰出教授”等多种荣衔——这些不但是荣名，而且还有薪酬或研究经费上的实利。曹将军名气越来越大，驿马星大动，到境内外多个地方的大学客座或讲学。川大之外，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在该校招了不少博士生。

2008年是曹顺庆比较文学长征路上竖立新里程碑的一年：其“变异学：

¹ 参见曹顺庆、王超：《立德树人传承文明：曹顺庆教授40年拔尖人才创新培养案例实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2年。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于此年第4期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瞬间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摘》2008年第5期转载，其论点被《新华文摘》2008年第3期摘编。“变异学”研究成为川军（还有新加入的北师大“京军”）的学术新焦点、新工程。不过，这里让我先说说2012年出版、由曹顺庆编著的《中外文论史》。

七、《中外文论史》：中外学界的开创性巨制

《中外文论史》这部巨制共四卷凡260万字，历时22年才完成；换言之，1990年便起意编著这部大书了。曹顺庆呼吁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而“中国学派”必须有其特色，这些上面已论及。建立一个学派，不能闭门造车，更不能夜郎自大，而必须博观有关方面的全局、博览有关方面的文献，然后订立学派涉及的内涵和焦点，显示学派的特色和致力方向。我推测曹顺庆1990年间的学术思维，应该是一方面构思“中国学派”的内涵，一方面广泛浏览、认识世界各国的文学理论，斟酌比照，使得“中国学派”的内涵丰富适切，焦点凸出。

《中外文论史》连目录、前言、参考书目、后记，共约4180页，是川军数十位战士二十余年奋战的煌煌成果，是中国外国迄今唯一一本广泛涵盖中国外国文学理论的史书。主编者曹顺庆把世界的文学理论史从古希腊、中国、印度作为第一个阶段开始，共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占一编的篇幅，一个阶段为时三数百年。七编为：“中外文论的滥觞与奠基”、“中国两汉、古罗马与印度孔雀王朝及贵霜帝国时期文论”、“公元三至六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七至九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十四至十六世纪的中外文论”、“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的中外文论”（二十世纪的中外文论不在本书的范围内）；七大编有如世界七大建筑；加上第一编“中外文论的纵向发展与横向比较”，全书共八编，八编之前还有主编者的“前言”和“导论”。此书涵盖的国家有中国、希腊、印度、罗马、埃及、阿拉伯、波斯、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美国，跨越欧亚非美四洲，跨越不同的文明。在视野、规模方面，远非卫姆赛特（William Wimsatt）和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的《西洋文学批评史》（*A Short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 1957）以及韦勒克（Rene Wellek）的《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1955）所能企及。

此书的总体性、全面性、宏观性厘然可见。编著者宏观中外文论著作，择要阐释；曹顺庆经过审慎衡量，选出了沙粒中的金沙、银沙、贝壳沙，然后用放大镜甚至显微镜来观察，夹叙夹议，写成报告。在书中占用巨大篇幅者，有亚里士多德《诗学》《庄子》《文心雕龙》、印度《舞论》、黑格尔《美学》等。与《诗学》的悲剧理论和艺术效果论有关的，最少有41页

(581-621)，《庄子》最少有81页(622-702)，《舞论》最少有93页(948-1040)，《美学》最少有44页(948-1040)，而第四编第六章单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就用了183页(1638-1820)，简直是一本专书的篇幅了。专论之外，在阐述其它文论著作时，往往还引用该专论对象的理论，以作比较。

古今不同文论的比较、中外不同文论的比较、不同文明的文论的比较，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请看看下面这些章节的标题：“中外文化与文论的横向比较”“中西早期和谐论比较”、“道与逻各斯之比较”、“《毛诗序》与亚里士多德《诗学》比较”、“《诗艺》与《乐记》的比较”、“《诗学》与《舞论》的戏剧理论比较”，“中国汉代与古罗马古今之争的比较”，“《诗品》与阿拉伯‘品级论’的比较”，“(印度)曲语论与中国、西方文论比较”、“波斯与阿拉伯及中国文论的比较”，“中国与西方叙事理论比较”。这类有“比较”字眼的章节标题约有30个，标题没有“比较”字眼的章节，而其内容涉及比较的，比比皆是。

以上的介绍，显示编著者广阔的视野、比较的思维、并观的角度，这些正是本书最大的特色；比较思维、并观角度所引生的种种见解，则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书中另一些比较，则由于涉及古今之同，而让我们知道所谓20世纪的新理论。美国新批评学派在20世纪君临文林学苑数十年，其影响至今仍在。该派强调结构，“鉴古知今”，原来诸如亚里士多德与李渔等中外古人，早已重视这项文学的艺术。新批评学派认为解释作品的主题思想，评论家有主动权，不应只根据作者本人的用心、意图；如果只根据作者本人的用心、意图，评论家就犯了“意图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曹顺庆告诉我们，19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在《论但丁》(*De Sanctis on Dante*, 1957)已指出：“在一切艺术品里，作者意图中的世界和作品实现出来的世界，或者说作者的愿望和作者的实践，是有区别的。”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镜与灯》(*The Mirror and the Lamp*, 1953)被誉为20世纪的文论经典，其“镜子说”文学系的学生大概都知道。曹顺庆指出，其实意大利大画家达·文西早就说“画家的心应该像一面镜子，(……)反映事物”；而Abrams本人也曾认为“镜子说”的发明权属于柏拉图。

本书作者之一李清良对《文心雕龙》与《诗学》的异同，作了相当详细的比较，精当地指出，《文心雕龙》在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与范畴的创制等方面，《诗学》实在难以企及。李氏在比较完《文心雕龙》与《诗学》后的一段话，可视为其导师曹顺庆观点的延伸与强化，他认为中西对话旨在拓宽视野，发掘自己传统的文论遗产，促进中西文论的互证、互补、互释，以纠正当代文学理论严重失语之偏，建设新的中国文论话语，在世界文坛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丰富世界文学的百花园。上面我说要择优择善推介中国的文论，应首选《文心雕龙》；《中外文论史》如此推重这部中国经典，对我的

首选说，编著者应会同意。

笔者阅读这本巨著，深佩其内容扎实宏富。编著者在呈现中外文论的内容、在纵横通论中外文论之际，对《文心雕龙》作详尽述析，拿它和外国多部文论经典加以比较，彰显它的特殊贡献，这或可视作中国文论发声的先声。这样的一套总体性《中外文论史》，允为中外文论学术界的首先创制。如果目前汉语的国际性地位可与英语看齐，或者如果此书有英语等外文译本，那末，这部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内容富赡、析评精彩、彰显中国文论价值的《中外文论史》，是在国际文论学术界响亮发声了。

八、《南橘北枳》：变异学的提倡和发展

时光倒流，回到2008年，这一年曹顺庆首发其“变异学”论文。首发之后，曹顺庆与其门生陆续发表数量可观的“变异学”论著；2014年1月，曹氏的比较文学英文专著*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变异学》）¹由Springer出版社在海德堡、伦敦、纽约同时出版，此书由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Douwe Fokkema）作序，出版后受到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和好评。“变异学”的倡议与其相关的研究成果，显然是曹顺庆学术征途上另一块耀目的里程碑。他这一倡议，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是补阙之论，也是开宗之论。

我们做事物物的比较，常说“比较其异同”。各种事物各种文化，比较之下，我们都会发现其异与同。通过观察，我们知道各国各民族都会认为“仁义礼智信”是共同的人类美德；但仁是怎样的仁，各种宗教观、各种道德观有其不同的认知和准则；义是怎样的义，各种法律观、各种道德观有其不同的认知和准则；礼、智、信亦然。通过观察，我们知道“衣食住行”是共同的人类需求，但如何衣、如何食、如何住、如何行，怎样的衣食住行才能令人满足惬意，则又有不同的方式和标准。

各国各民族有其文化上的相同处，我们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锺书语），这指的是核心理念、核心价值。不同处呢？也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之“异”了。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本来就有“异”，不同文化的各国各民族展开交流活动（如翻译），一传一受之间，原有的内容极可能发生变化，而不同程度地“异”于原来的内容，也就是说有“变异”。主打影响研究的“法国学派”和主打平行研究的“美国学派”，其研究着眼于相同和相近；现在，倡议“中国学派”的曹顺庆，要补法、美两派之阙而建设其变异学；他大张旗鼓地建设此学，则显然又有开宗之意了。

曹顺庆所构建的“中国学派”，内容包括“跨文化研究”，而跨的是“中西异质文化”；顺着这个研究方向，他提倡变异学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原有的“跨文化研究”理论，进一步发展形成的新理论。他这样解说

1 参见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变异学：

变异学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以古今中外的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为支持，并与当今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中所强调的异质性的研究思维紧密结合。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的特点，变异学可能的研究范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¹

曹顺庆认为变异学有其优势，即它注意到文学横向交流比较中出现的文学变异现象，包括翻译、传播等，而这些现象都可以在变异学中得到圆满的解释；变异学研究还坚持凸现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而这样做有利于破除各种“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

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固然可着眼于“同”，也应着眼于“异”。比喻来说，如用左眼观察“同”，用右眼观察“异”，这样两眼并用，观察的事物才能“立体”。我向来从事比较文论研究，如论述《文心雕龙》和新批评学派的“结构”说，主要是从“同”或“大同”的角度着眼的。为了响应曹顺庆的“变异学”，我于2021年6月21日在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的讲座做了一个报告，即以“从变异学理论看余光中对济慈诗的翻译”为题。开宗明义，我引了曹顺庆的变异学学说，又引了佛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句“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还引了余光中一句妙趣的“天生英文，不是为给人中译而设的”。我国谚语素有“淮南之橘到了淮北变成枳”之说，余光中论翻译之难“信”，佛罗斯特论译诗之有“丢失”，都含有“橘变枳”之意。翻译学有人认为应从“译介学”观点来研究，就是因为“变异”的现象非常普遍。

传播学也如此，“变异”的情形常常发生。《吕氏春秋》的《察传》篇开篇云：“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所说的“变异”更大：不是橘变为枳，而是橘子变成苹果了。曹顺庆2014年出版的《南橘北枳》一书，畅论“变异学”的种种问题，包括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应是迄今为止他“变异学”最重要的著作，可与其英文著作*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2014）对读并观。

九、“文明互鉴”：推进东方文论

曹顺庆在其比较文学之路上不懈奋进，而且是与时俱进。2022年5月以来，曹顺庆又发表了几篇重头文章：一是“中西文学瘟疫叙事比较”²，二是

1 参见曹顺庆、王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外国文学研究》1（2009）：125-134。

2 参见曹顺庆、王熙靓：“中西文学瘟疫叙事比较”，《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2022）：20-28。

“文明互鉴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¹，三是“重写文明史”²。

第1篇“瘟疫叙事”析论的是实际的文学书写，这在曹顺庆以理论为研究对象的论著中是较为罕见的。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三年，此文之作，有明显的时代性。此文引述大量文学作品，从《诗经》到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从荷马史诗到加缪（Albert Camus）的《鼠疫》，藉此分析比较中西古今瘟疫叙事的异同，又一次关注了“中国学派”中“跨中西异质文化”现象，作者还深入探究隐含在差异性背后的中西不同文明机制与文化肌理。

第2和第3篇都涉及“文明互鉴”，这里可相提并论。“文明互鉴”意为世界上不同文明在交流中相互借鉴。这个理念为人所知，事缘2014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五年后习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这个理念引起国内外的共鸣和讨论。曹顺庆的相关论文，可说是对这个“文明互鉴”说的呼应，同时也是对它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在“文明互鉴”那篇论文曹顺庆指出：

我们应当从文明互鉴的意义上推进东方文论（中国、印度、阿拉伯、波斯、日本、朝鲜等文论）的话语研究，还原东方文论的价值，进一步探讨东方文论范畴与话语，实现东西方文论的对话，这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³

我们观察到，这里“对话”的说法，正是他在《中国学派》的架构里建立的一条支柱；换言之，“文明互鉴”是“中国学派”应有之义。他又称：

发掘西方现当代文论中的东方元素，探索西方现当代文论之形成与东方文化和文论思想的渊源关系，考察中国、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等东方国度的文化、文学与思想对西方现当代文论的实证影响及其在西方的变异，是东西诗学对话实证变异研究的新方向，也是展开东西方比较诗学影响研究的一条创新路径。⁴

这就涉及变异学了，而变异学正是他在2008年从“中国学派”架构引申出来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可说曹顺庆呼应习主席的倡议，为学与与时俱进；更可以说，曹顺庆是在说明他的学术研究正是时代之所需，正有重要的时代

1 参见曹顺庆：“文明互鉴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文学评论》1（2023）：28-36。

2 参见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3）：5-17+186-187。

3 参见曹顺庆：“文明互鉴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文学评论》1（2023）：28-36。

4 参见曹顺庆：“文明互鉴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文学评论》1（2023）：28-36。

意义。在资讯科技极度发达的当代，人类命运是个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重写”一文中，曹顺庆列举大量西方言论，跟着慨叹道：

长期以来，“文明”概念的定义、文明观的全球输出以及文明史的书写话语权都牢牢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致使当下的（包括西方的和中国的）文明史书写存在严重的西方中心倾向，对东方文明，尤其是对中国文明的书写存在史实不符、歪曲贬低、盲目跟风、亦步亦趋等问题。¹

为此，曹顺庆——

期望中国学者以文明史实为基础“重写文明史”，在重写文明史中对西方错误的文明观进行拨乱反正，对西方文明史和中国相关文明史研究中不实的书写进行有力的纠正和批判，对本土文明的世界文明级的贡献做到充分自信和自觉，在重写文明史中建设中国话语，并借助文明史重写之势，推动各个学科史知识体系的重构与话语建设。²

这里曹顺庆强调要建设中国话语，建设后才能让“失语”的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论）“发声”；显然这正代表曹顺庆一直念兹在兹的学术理想。

十、文学“企业”的出色运作

奋发著述，传道授业，建构“中国学派”，推进变异学研究，响应“文明互鉴”。曹顺庆迄今已培养出两百多个博士——这绝对是个骄人且惊人的业绩。

根据曹门弟子付飞亮“曹顺庆先生如何培养比较文学博士生所述”，曹顺庆的教学，要求严格而内容丰富，包括：一、精研元典，背诵名篇；二、双语教学，英文教材；三、巧设课程，中西碰撞；四、鼓励参与，实践锻炼；五、因材施教，指导选题；六、重视德育，全面培养。从1995年开始，每一个曹门博士生入学后，都要系统学习《十三经》，而且采用的教材是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阮元校注的繁体字版本，他要学生切切实实、原汁原味地，近距离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经典。他要每个生学生在课堂上当堂背诵经典，包括至少十篇《文心雕龙》。他给博士生讲西方当代文论时，使用双语教学，采用的教材是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英

1 参见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3）：5-17+186-187。

2 参见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2023）：5-17+186-187。

文原著《文学理论导论》（*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83）。

曹门的众多博士奋战在社会的各条战线，做出了优秀的成绩。很多博士自己也早就成了博士生导师，很多更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专家。这里我想起曹门弟子张叉博士的《曹门赋》。此赋谓曹门众贤各领风骚，千行竞艳；共添勋绩，百业争奔，张叉择其要而叙焉，于是作曹门一百单八弟子赞。一百零八位文学“好汉”，各获赠七言绝句一篇，诚然漪欤盛哉。付飞亮写道：“尊师重教、快乐学习、热爱生活、团结合作、和谐相处，这就是先生言传身教的真义，也是他培养出品学兼优、身心健康的博士的一个‘秘诀’。”付博士这样总结：

先生以其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学养、先进的育人理念、紧随时代的发展意识、高超的教学艺术、超一流的组织能力，以无疆之大爱，躬耕于杏坛，在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方面做出了卓越成就。¹

张叉、付飞亮等众多弟子弘扬师道，这使我想起曹顺庆之于其恩师杨明照先生。当年杨先生鼓励曹顺庆从事比较诗学研究，对他爱护有加；后来弟子有大成，尊敬老师，为杨先生举办过多个研讨会，出版过多本庆祝或纪念文集。师生同道同心，戮力研究和著述，这样“学派”才能大能久。说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也好，“中国式比较文学”研究也好，能持久同道合作，乃有大气派、大成就。

四川大学除了曹顺庆及其同门诸生之外，还有多位同道同事，与我为其立名的“中国式比较文学”有关，其中我较为熟悉的是赵毅衡。赵毅衡兼通中西诗学，尤精于西学，近二十年来专治“符号学”，以其丰硕著作和讲学授徒，建立了一个“符号学”的亮眼学术品牌。由他主编、弟子助编的《符号学-传媒学研究动态电子月刊》至2023年4月已出刊了127期。符号学（*semiotics*）这名目来自西方，但其意涵也蕴藏在中国的典籍里。赵毅衡发掘古意，创立新说。这样取态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学派”应有之义粘合无缝。顺便说些闲话，也是佳话：陆正兰是赵毅衡的夫人，夫人内助且外助，符号学这个学术品牌有他们伉俪的身影；而曹顺庆夫人蒋晓丽所给予夫君的内外助力，更是曹门弟子所熟知且乐道的。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阵容庞大，我认识最深的是曹、赵两位，相关的学术正话和伉俪佳话只能说到这里。

十一、“中国式比较文学”发出雛凤之声

观察曹顺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大气作为、学术雄风，我不禁联想到杜甫笔下的曹霸将军（杜子美有诗名为《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曹顺庆的大

¹ 参见付飞亮：“曹顺庆先生如何培养比较文学博士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7（2012）：65-69。

气雄风不能不令人联想到“霸”字，他定都于成都，是学术界比较文学一方之霸？笔者与顺庆兄交往数十年，并没有发现他的霸气；博学好歌喉擅长二胡和小提琴的曹顺庆，分明是个儒雅的学者。不称霸，他倒是真真实实建立了一个比较文学的“王国”；在此确定策略，发展宏图，成就大业。从“失语”到“发声”，好比从“脱贫”到“小康”，“中国学派”有希望在世界比较文学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曹顺庆和其弟子和同事，建立了学术“王国”。川大之外，当今其他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华学者，如乐黛云、张隆溪、王宁等，或用英文发表论著，或参与以至主持国际性比较文学活动，或数者兼之，也都在“中国式比较文学”的发皇，在国际上发声，贡献了力量。但目前我们的雏凤之鸣仍然不够响亮，鹏举的动作仍然不够昂扬；须知文化的输出不比货物的输出，文化中的文学不比表演艺术，文学中的理论不比作品。“中国式比较文学”已出现在世界文论的舞台，我们如要“演出”精彩轰动，仍需长时期大大努力。

Works Cited

- 曹顺庆：《比较文学与文论话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 [Cao Shunqi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Discourses*.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P, 2011.]
- ：《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Essays on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Poetics*. Guilin: Guangxi Normal UP, 2004.]
- ：“文明互鉴与西方文论话语的东方元素”，《文学评论》1（2023）：28-36。
- [—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Eastern Elements of Western Literary Discourse.” *Literary Review* 1 (2023): 28-36.]
- ：《南橘北枳：曹顺庆教授讲比较文学变异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 [— *Southern Ju and Northern Zhi: Professor Cao Shunqing on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4.]
- 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
- [Cao Shunqing, ed. *A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Theories*. Chengdu: Bashu Book Society, 2012.]
- 曹顺庆、王超主编：《立德树人传承文明——曹顺庆教授40年拔尖人才创新培养案例实录》。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3年。
- [Cao Shunqing and Wang Chao eds. *Moral Cultiv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A Record of Professor Cao Shunqing's 40 years of Top-notch Talent Innovation Training*. Chengdu: Sichuan UP, 2023.]
- 曹顺庆、陈思宇：“70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得与失”，《英语研究》1（2020）：9-20。
- [Cao Shunqing and Chen Siyu.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search in China in the Past 70 Years.” *English Studies* 1 (2020): 9-20.]

曹顺庆、刘诗诗：“重写文明史”，《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2023）：5-17+186-187。

[Cao Shunqing and Liu Shishi,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ichuan University* 1 (2023): 5-17+186-187.]

曹顺庆、王熙靓：“中西文学瘟疫叙事比较”，《山西师大学报》3（2022）：20-28。

[Cao Shunqing and Wang Xiliang, "Chinese and Western Plague Narratives: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3 (2022): 20-28.]

黄维樑：“宏微并观，纵横比较，彰显中国——曹顺庆主编《中外文论史评介》”，《中国比较文学》1（2014）：199-203。

[Huang Weiliang, "Macro and Micro View,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Highlighting China: Cao Shunqing."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 (2014): 199-203.]

——：《文心雕龙：体系与应用》。香港：文思出版社，2016年。

[—, *Carving Dragons with Literary Heart: System and Application*. Hong Kong: Wensi Publication Company, 2016.]